

子曰:“父母在,不远游,游必有方。”

当我写下这句话的时候,脑海中突然想起大二那年,放寒假过完春节没几天,我就登上了返校的列车。后来和我父母一起到县城火车站送我的同学写信告诉我,“你妈哭了,因为你上了车只顾欣喜地看着远方,忘了送行的人还在向你招手。”

是的,当时我一心只想去远游,考大学时满脑子的志在四方,觉得离家越远越好,于是选择了坐火车要两天一夜的西安,考入了西安空军工程学院。这样的想法持续着,直到读完那封信。同学还说,你放心,叔叔阿姨我会帮你照顾的。他这么一说,反而提醒了我,噢,家乡还有父母在,让我有了些许担心。不是担心同学做不到,我们是好朋友,还有留在家乡的许多好朋友,他们都可以帮我做到,但是他们代替不

了我,我是个独子。这样的心绪在读书期间摇摆着,那时的我“身在庐山中”,并不清楚到底自己在想什么,但这种传统的影响,潜移默化地渗透到生活中。毕业时也许还有留校任教的机会,我并没有刻意地去争取,而是在学校从哪儿来回哪儿去

的原则下,分配回到了南方。

“父母在,不远游”,然而当时的我,朦胧地只知道前半句,或许还有许多人和我一样,并不清楚后面还有半句“游必有方”。其实,只有读完整了,才能更好理解这句传世警句。

孔子所处的时代,囿于交通的落后和信息的闭塞,如果出门远游,一旦父母有疾,很难在短时间回来尽孝,势必违背孝的要求,因而“不远游”,是必然的选

择。当不得不远行时,“游必有方”,既是为了让父母放心,也是为了需要时找得到人。读完整了,会明白,孔子一方面强调子女应奉养并孝顺父母,另一方面也强调一个人同时不能忘记有更大的

责任,要有人生的目标并努力为之奋斗。可以肯定地说,就是在孔子的时代,他也是赞成游的,只要“游必有方”。

时至今日,从上海坐高铁至西安,最快只需要不到6个小时,平日里通信更完全做到了即时视频通话,再也没有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”的那份激动了。当年说“好儿女志在四方”,在这个新时代,人与物的流动可能性更在无限延伸,而流动性,是盘活一切的要求。如果父母身体尚好,是不是应当提倡“父母在,要远游”呢?写到这儿,我心稍安。回想

30年前,我们一群安徽学子,从合肥登上远赴西安的列车,把送行的亲人留在站台上,大概孔子不会怪罪我们吧。

今天,“出游”更成了很多人的生活常态。父母在,不但可远游,更应该一起远游。只要父母身体条件允许,带他们一起出门,一起见证这个美好的时代。

除此之外,如果稍稍扩展一下游的外延,除了地理之游,还必须心灵之游。地理之游本质上是心灵之游的一部分,而心灵之游更是多种多样。读书是一种,教会老人通过网络等新的媒介合理有益接触新鲜事物也是一种;在家陪父母聊天“神游”是一种,鼓励老人积极参与社会生活获得精神快乐亦是一种——“有方”,有方法也。

生活不只是苟且,还有诗与远方。

生活不只是诗与远方,我们更要有责任与期待。

1979年夏天,我大学的第一个暑假来临。我从济南第一次回台州老家探亲。那时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下馆子、坐飞机,我只能选择陆路或水路。但毕竟是第一次,我精心挑选着中转站,最后一轮候选城市有上海、杭州和宁波,这三处均有轮船或汽车直达我的故乡。而其他地方,比如苏南的那几座城市,那时尚没有发往浙东南的汽车。最后,还是上海的魅力难以抗拒。

沿京沪铁路南下,在济南站需要依靠个人力量在站台上挤过路车。不过,因为不是春运期间,加上那会我已满16岁,还比较顺利,下午四点出发,天黑时分便找到座位。到上海已是第二天中午,我从火车站搭乘六十五路公共汽车,自北向南偏东,穿越了半个上海,包括名气很大却狭小的苏州河,抵达了黄浦江畔的十六铺码头。后来我才知道,苏州河只是吴淞江的上海段名称,这是鸦片战争结束以后的,租界里的老外们叫出来的。他们发现可以沿这条水道到达苏州。

到十六铺码头以后,我先去了轮船售票处,买到第三天去海门(台州)的船票。然后找到南京路附近的黄浦旅店入住,是走廊上的加铺,八毛一晚。那时海门还只是黄岩县的一个镇,因地处椒江入海处,海运比较发达。我买的是最低一层,票价仅需个位数人民币,航行时间约二十个小时。途中经过“太平轮”当年沉没的海峡,那是在嵎泗列岛主岛南侧的白节山附近,近年来有同名书籍和电影相继问世。

十六铺码头还有发往苏北和浙江沿海其他港口的船只。可能是“铺”与“浦”相近,我那时觉得上海港真大,偌大的码头仅排在第十六号。后来我才知道,并没有十五铺或十七铺码头。原来清朝咸丰年间,为了防止太平军来进攻,上海县将城内外分

割成十六个联防区域,简称铺,其中十六铺正好涵盖码头区。后来各铺取消,但十六铺因处沪上热闹之地,客运货运码头林立,加上来往旅客和上海人已经说习惯了,这个名称也就沿用下来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,随着客运量增加,原先的货运

时,我曾约几位好友驱车到常熟路泡吧,当晚即返杭州。而在杭州湾跨海大桥建成以后,上海到台州也只需三个多小时,这条水路航线再无存在必要。

如今,作为一名演说者,我已遍访上海大学和部分中学,还曾在南京路的钟书阁和淮海路的大隐书局与读者见面,季风书园也举办过我的摄影展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2011年夏天,我到上海参加由交通大学举办的中日数论会议,东道主安排我们夜游黄浦江,出发地刚好是十六铺码头。旧地重游,我难免触景生情,发现它已成为水上旅游中心,同时还兼具公共绿地、商业餐饮和停车库的功能。听说如今更已成为45公里滨江公共空间贯通工程的一部分,不知该是怎样一番美景?

九重的幸福

剪纸

彭敏敏

这是个隐匿在小区深处的街区,一块块经年的石板铺成了并不平整的道路。柴米油盐的生活气息在空气中氤氲开来,热闹得像一个迷你的集市。流浪猫和流浪狗是街区里的固定住客,灵活地在大大小小的摊位间穿行,有时会有猫突然从绿皮垃圾箱里跳出来,唬得你一跳。它们不愿和来往的人们套近乎,也不愿摇尾乞怜地进入他们的家门,它们兀自出没在这个街区的每一个角落,谁也不知道它们究竟住在哪儿,这一顿又吃了些什么。

那只白猫是最惹眼的,眼神高冷,身体修长,毛色雪白,颈上带着精致的项圈,像一个姿态优雅的贵族小姐,一瞧便知道它也曾是谁家的宠物,至于为什么露宿街头呢,我想,或许是曾经的主人搬家,不方便带走,就把它留在了这里,也

时,我曾约几位好友驱车到常熟路泡吧,当晚即返杭州。而在杭州湾跨海大桥建成以后,上海到台州也只需三个多小时,这条水路航线再无存在必要。

如今,作为一名演说者,我已遍访上海大学和部分中学,还曾在南京路的钟书阁和淮海路的大隐书局与读者见面,季风书园也举办过我的摄影展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2011年夏天,我到上海参加由交通大学举办的中日数论会议,东道主安排我们夜游黄浦江,出发地刚好是十六铺码头。旧地重游,我难免触景生情,发现它已成为水上旅游中心,同时还兼具公共绿地、商业餐饮和停车库的功能。听说如今更已成为45公里滨江公共空间贯通工程的一部分,不知该是怎样一番美景?

许主人带走了它,而它不愿离开这片熟悉的街区,兜兜转转自己回到了这里……这谁又知道呢?

我想起了自己曾经养过的那只猫,陪伴着我度过了三个春夏秋冬的猫。我带着它从平房搬入高楼,没过多久,它不见了。我在曾经的木屋附近找到了它,它用那双我熟悉的眼睛疏离地看了我一眼,像从前那样高傲地转身,然后离去。

我没有去追上它,看着它的背影,渐行渐远。它不愿迁徙,只想守着原来安安稳稳的生活,于是,我的猫成了流浪猫。

流浪的猫和狗不愿意与人接触,或许正是因为经历过抛弃,迁移,变动,它们心灰意冷,不愿再一次接受离别的痛苦,就在原地定居,生存,繁衍后代。我再也没有养过猫。

特殊“居民”

吴凌辰

对不起,“快递”姑娘

黄顺福

我高度近视,离开眼镜,白天也成了黑夜。那天,朋友来玩,一屁股将我放在沙发上的眼镜坐坏了,我马上网购了一副。等待到货的几天就像被关进渣滓洞,从墙壁到窗台十二步,从窗台到墙壁十二步,数着脚步煎熬。终于到预定送货这一天,细雨朦胧,华灯初上,不见伊人。到小区门口去,那里聚集着同样等快递的一堆人,有大声咒骂的,有频频又摇头又叹气的,有策划着要投诉的。我禁不住嘀咕:“怎么一回事?怎么有这种不守信用的?”

好不容易等来快递车,大家围上去,口水都要喷到快递员脸上了。那是一个女孩,长着一张清秀的脸,脸上挂着的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,嘴唇咬得紧紧的,手却不闲,把货物递到我们每个人手里。我接过货包,一滴水正滴在我手上。

事后我才知道,送货的小伙是她的爱人,出了车祸在医院开刀。她怕耽误送货,摸着陌生的路代替爱人赶来。不会骑车的她,流着泪冒着雨推着车,送了一家又一家。一个刚组建的家庭,多需要爱人待在身边,可是她硬挺着接替丈夫把工作做下去。其实,我们多等一会,又耽误得了什么事呢?可是,我和一群人却理直气壮地给了她多么残忍的一种待遇啊!

我一直想再找到她,说一声:“对不起,姑娘!”

九月初九是中国传统的“重阳节”,这一天,大家会登高、赏菊、饮重阳酒、吃重阳糕。南朝梁吴均《续齐谐记》是一本志怪小说集,记录古代民间的神鬼故事,中国许多传统节日的起源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影子,重阳登高的起源也出自《续齐谐记》。书中讲了一个故事:后汉的桓景随易学大师费长房学习《易经》,一天,费长房对桓景说:“九月九日,汝家中当有灾厄。急令家人缝囊盛茱萸(缝一只锦囊,把茱萸放进囊里),系臂上,登山饮菊花酒,此祸可消。”于是,桓景急忙赶回家中,带领全家跑到山上。第二天桓景下山后,发现自家的邻居及家畜、家禽全死了。“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,妇人带茱萸囊,盖始于此。”古代科学落后,缺医少药,古人不明白,社会为什么会发生瘟疫,人为什么会患病死亡,于是,认为有一种超自然的神鬼在掌控着人类的安危,鬼神可以使人类陷入恐慌,也可以拯救人类于水深火热之中。与世界上许多古老国家和民族一样,中国的许多传统节日起源,往往会有一个或几个可歌可泣、千奇百怪的传说故事。

中国人长期坚持“阴阳五行”和“术数”的学说。《周易》中的卦是由爻组成的,爻又分为阳爻和阴爻,如乾卦由3个阳爻组成,坤卦由3个阴爻组成,阳爻的符号是一横(—),阴爻的符号是直线的二横(--),于是,《周易》把自然数的奇数一、三、五、七、九称之为“阳数”,偶数二、四、六、八称之为“阴数”。根据阴阳相生相克的原理,阴阳的势力相均衡,就是“阴阳和谐”,假使“二阳相逢”,如两只公鸡相遇,必然会发生冲突、打斗,那就是不吉利、凶险,中国农历的三月三、五月五、七月七、九月九都是“二阳相逢”的日子,刘昭注《后汉书·礼仪志上》中说:“《论语》:‘暮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。’自上及下,古由此礼。今三月上巳,祓楔于水滨,盖出于此”。杜甫《丽人行》诗:“三月三日天气新,长安水边多丽人”,以前,暮春三月第一个巳日的活动改变到“三月三日”进行,这一天,人们到水边,用水泼到身上,称之为“祓楔”,以祓除晦气,不过,北方的三月气温偏低,这种“泼水”活动难以光大发展,而北方的“三月三日”的“祓楔”风俗传到了气温偏高的南方,就演变为“泼水节”,“九”是自然数中最大的数,《周易》以为“九”是“阳之极数”,当然,“九月九日”是两个“阳之极数”相逢,是最凶险的日子,人们必须采取一种措施躲避这种凶险的日子,而登高、佩戴茱萸囊就是其中的办法之一。不过,顾名思义,“重”就是重复、重叠,把“九月九日”称之为“重阳”,就是两个“阳数九”重叠的意思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七夕会

你味觉大开,宛如蟹之肥嫩甘饴,齿颊留香,让你鲜掉眉毛。还得补充一句,在那年头能吃上蟹糊羹不啻是一种近乎奢侈的享受呢。

光阴荏苒。我成家后,妻子得到其母之真传,也时常在餐桌上露一手,蟹糊羹成了我家简便又营养的家常菜肴。记得其时尚住在曹家渡老弄堂里,七十二家房东的格局,开饭时分,蟹糊羹的香气弥漫老屋。用不了多久,邻里们都学会了蟹糊羹的“秘制”方法。再后来,几乎家家都有粮票多余,可换来鸡蛋,解决了主食材,于是,老宅里外,厢房前后,楼上楼下,几成了蟹糊羹食府。

有一件记忆犹新且值得荣耀的事。八十年代某一天上午,有一位水产大学石姓老师、我的老棋友,因参加棋的活动,匆忙路过我家,约我同行。午饭时间到了,妻子临时弄几个菜,末了,不忘加上个“特菜”。端上桌,我请他用汤匙舀一点尝尝,问道:“啥味道?”石老师啧啧嘴,迅答:“呵,大闸蟹味道!”妻在一旁抿嘴一笑,以假乱真的蟹糊羹竟诤了堂堂水产专业的知识分子!

花开花落,又几十载春秋过去,活了近百岁的岳母已然寿终正寝。然而,她烹制蟹糊羹的手艺一直传承至第三代——我的两个女儿。她们,同样是她老人家的“嫡传弟子”。双休日,我与老妻去她家时,读大学的外孙也回来了,女儿偶也会用这“老字号”蟹糊羹招待我俩。品着此人间至味,回想并聊着岳母做蟹糊羹时的举止、笑容和神态,席间怎不亲情满溢呢?

陈日旭

“老字号”蟹糊羹

文母娘操着浙江口音道:“交关简单,交关方便。”接着她绘声绘色介绍起蟹糊羹的具体做法:所需食材是鸡蛋两只,辅料是姜沫、香醋、淀粉等。操作步骤是,先将鸡蛋的蛋黄、蛋白,分别放置,并充分打碎至均匀;铁锅内油热之后,把一勺剁碎的姜沫倒入,先炒一下,待生姜香味溢出,再倒入蛋黄、蛋白,立即快速混合翻炒,待炒成丝状后,加一碗凉水,再放入少许香醋、盐、糖、味精后烧开。起锅前,可根据各人喜好口味,厚薄程度,拌入适量淀粉勾芡,一碗汤色生香的蟹糊羹就摆在面前了。

那色,蛋黄丝,色泽如蟹黄;蛋白丝,隐隐若蟹肉。那香,在佐料的作用下,飘入鼻腔是诱人食欲、将蟹的独特鲜美发挥到极致的香味;那味,只稍稍稍咀嚼一下,在姜沫和醋的作用下,保管

美食

